

雲煙都偽

张 钧 / 著

下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伪都烟云/张钧著.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06.4
ISBN 7-206-04841-2

I.伪… II.张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2297 号

伪都烟云(上、下)

著 者:张 钧

责任编辑:杜 红 封面设计:沈 赫 责任校对:张连春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31.875 字数:824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7-206-04841-2

版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58.00 元(上下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篇 首	(1)
第一章 1932 年	(6)
(大同元年)	
粉墨登场	(6)
寝宫传奇	(17)
强令迁居	(27)
张家小铺	(40)
大和特区	(55)
国势调查	(65)
第二章 1933 年	(77)
(大同二年)	
长庚夫妇	(77)
提心吊胆	(89)
阎王哨卡	(99)
肆掠耕地	(109)
街头调包	(119)
红颜诱饵	(128)
喜事招祸	(138)
第三章 1934 年	(148)
(康德元年)	
纱灯高悬	(148)
逼献龙舞	(157)
登极之前	(167)
登极大典	(177)
设局招赌	(187)
暗送秋波	(196)

奴化教育	(205)
第四章 1935 年	(215)
(康德二年)	
竺家遭遇	(215)
山青落户	(226)
关帝庙会	(235)
囚笼皇后	(246)
首访日本	(259)
地火熊熊	(268)
逛吉野町	(279)
第五章 1936 年	(290)
(康德三年)	
虎视眈眈	(290)
杀鸡吓猴	(300)
老蚌生珠	(309)
迷路羔羊	(320)
圈楼落成	(332)
脚印捉奸	(345)
第六章 1937 年	(355)
(康德四年)	
移花接木	(355)
异邦友人	(365)
一见倾心	(376)
护军事件	(387)
志同道合	(396)
夜半歌声	(409)
祸不单行	(419)
第七章 1938 年	(430)
(康德五年)	
举人献字	(430)
清苦之年	(440)

误入歧途	(452)
庙会姻缘	(464)
愈陷愈深	(476)
怒怨高桥	(489)
第八章 1939 年	(501)
(康德六年)	
怒砸青楼	(501)
朝夕相处	(513)
栽赃陷害	(525)
人头宴会	(537)
杀人魔窟	(544)
明星未陨	(554)
卧薪尝胆	(568)
第九章 1940 年	(579)
(康德七年)	
天作之合	(579)
传讯老丁	(590)
东洋祖宗	(603)
矫正浮浪	(612)
衅起萧墙	(623)
翁媵红姐	(633)
第十章 1941 年	(647)
(康德八年)	
闲龙之苦	(647)
心有灵犀	(657)
不拔之志	(671)
活体实验	(683)
伪都监狱	(696)
永昌当铺	(708)
拯厄扶危	(721)
第十一章 1942 年	(733)

(康德九年)	
沧海横流	(733)
卧云烟馆	(745)
吉凶难卜	(755)
香消玉殒	(766)
身陷囹圄	(776)
宁为玉碎	(787)
第十二章 1943 年	(800)
(康德十年)	
每况愈下	(800)
活剥人皮	(811)
红颜薄命	(824)
任重道远	(838)
厄运及身	(851)
群威群胆	(863)
第十三章 1944 年	(876)
(康德十一年)	
矿山风云	(876)
悲壮遗书	(888)
横遭查封	(901)
逼上梁山	(912)
山雨欲来	(924)
陷于绝境	(936)
第十四章 1945 年	(948)
(康德十二年)	
霍乱肆虐	(948)
销毁罪证	(958)
终成眷属	(969)
翻天覆地	(981)
曙光普照	(992)
后记	(1005)

第八章 1939 年

(康德六年)

怒砸青楼

一天,吕寒江和同一警察分驻所的几个狐朋狗友在东盛路一家酒吧喝酒。酒过三巡,大家都有了几分酒意,便扯起桃源路东西圈儿哪家妓院的姐儿漂亮,哪家的红信艳丽。其中有个同事逗吕寒江,“明几个,去圈楼叫个红姑娘过过瘾!”吕寒江摇头说:“哼!你叫的红姐儿,没准儿老鸨给你找的是个浑水货,才不花那个大头钱呢!”

“圈楼有家迎仙阁妓馆新来了个‘青果’叫翠玉。”另一个警察绘声绘色地说着,“听说那小妞儿体态匀称,腰肢苗条,白里透粉的小脸蛋儿一笑俩酒窝,黑黑的眸子含情脉脉,真够味!嘴唇儿鲜嫩得让你一吻便不割舍离开。”

“我看哪,翠玉的嘴唇再鲜也未必有猪拱嘴儿好。”吕寒江故意逗趣儿,“翠玉的嘴唇会耗去你的精髓,猪拱嘴吃了能长你筋腱。”逗得大伙哈哈地笑。有人挖苦他,说:“你就知道吃,瞧你都吃得肥头大耳的像个猪脑袋啦!”

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吕寒江心猿意马,也没心思饮酒了,嘴里边嚼着块牛腱子边寻思:农村家里虽有妻,可那佟氏古板得近似痴呆,连点儿女人的魅力都没有,对他来说,只是一块自己供养的臭肉罢了。让他腻烦得几个月都不回家一趟;娄保长的

女儿玥儿倒是挺招人喜欢，可一见面儿她总是一本正经不即不离的样子，也使他高兴不起来；吉野町虽然也曾去过，可他觉得那里的姐儿都不够味；迎仙阁那“青果”翠玉就真像他们形容得那么姣美？很使他心血来潮。决意非去迎仙阁不可，看看那翠玉到底有多么迷人，也好开开眼界，饱饱艳福！吕寒江起了对翠玉一睹为快的念头，便心驰神往。他知道自己这身警狗子服讨人烦，就换上一套便装，打扮成一位阔少的模样儿，还多少带着几分儒雅的气质，便搭一辆黄包车前往桃源路圈楼去。

东西圈儿的院里，一片灯火。卖花生瓜子儿，卖口香糖的，卖壮阳药小贩们的吆喝声，狎客们熙来攘往人头攒动，各家妓院窑姐儿倚门拉客的淫声浪笑……六月的夜空下，这个花花世界，尘埃弥漫，纷乱异常，醉醺醺的酒气、潮乎乎的汗味儿，烂脚丫子的浊气……让人感到周围热咕嘟、臭哄哄的。

吕寒江信步奔迎仙阁而去，门前红灯高挑，灯下依然挂着一块惹人眼目的牌子，写着“从苏州新请到‘青果’，貌夺群芳，碧玉无瑕，愿君……”招牌提到的“青果”就是翠玉。这老鸽子很会做生意，胆子也特大，真是利令智昏，竟敢拿已经让日本人高桥给开了苞的翠玉还冒充“青果”来招摇撞骗。

吕寒江看了招牌以为果然不虚传，这家真来了个“青果”。他下决心就是倾囊也要先摘这颗“青果”尝尝，便不知深浅地迈开“八字”步进入迎仙阁。只见门堂里妓女们出出进进地送旧迎新。老鸽子恋春那身肥肉堆在吧台后面一把椅子上，不时地喊着一个个的芳名见客。打扮妖艳的姐儿们应声而出，拿姿作态，打情骂俏，竞相拉客，喧闹非凡。恋春瞧着吕寒江进来，麻利地滚下椅子伸手抓住他的手，一见如故，拿腔捏调地问：

“少爷，今几个咋这么得闲？”

“哦，出来转悠转悠。”吕寒江心不在焉地应付着，见眼前堆着个胗大腰圆肉团一般的胖女人，肉夯夯的脸旁耳垂下穿着金灿灿的耳环；露孔的蒜头鼻下那两片薄嘴唇抹得像猴腭似的红。

吕寒江看着这么个妖里妖气的婆子，感到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赶忙把手从她那灼热肥腻的手中抽出来。

“少爷，想叫哪位姐儿亲？”恋春故作娇嗔地问。

“就把门口儿牌子说的那个‘青果’给我叫来，我想见识见识。”吕寒江说得挺轻快。

“哟——，”老鸨阴阳怪气地拉着长声，“想找我们翠玉，可得提前好几天交定金排号，今儿个她有人陪着玩啦！”

“真没想到你们翠玉还是个香饽饽，这么金贵！”吕寒江扫兴地拉下脸来，语言中带点儿刺儿，“整那么玄乎，好敲竹杠！”

“唉呀！这位少爷是咋说话呢？”老鸨子听着不是味儿，“您若是着急，就先叫个别的姐儿陪着。”

“非‘青果’不要！老子就是专为给你们翠玉开苞来的。只要花上钱，就得任我……”说着，他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，倾其衣袋中所有，摔在吧台上向老鸨子示威。

“唉哟！我说少爷，您就这点儿钱？还好大个偏示！”老鸨心想，癞蛤蟆要吃天鹅肉——竟想高口味，眉毛一挑，眼珠一转，手指着钱说，“您这几块袁大头，别说要为我们‘青果’梳头，就是在我这阁里找个毛丫头也不够！”

“甭！”吕寒江暗想，这老婊子头儿真是老虎打哈欠，口气不小呢，“那你就开个价儿吧，到底要多少钱？”

“让我说呀，若给袁大头顶少也得几十块，银元我们还不稀罕。”她颤着一身的肥肉臊子说，“若是绵羊票至少须三四张。若不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！”这老鸨如王母娘娘的槌板石——见过大棒槌，一星半点的小钱儿，怎么能镇住她。

“我有那些钱还不如去新月楼，叫个日本妞儿开开洋荤！”吕寒江的脖子一歪，“你攒棺材本儿啊？宰人这么狠。”新月楼在桃源路这东西圈里，算是挺有名的妓院，他家门口出出进进的嫖客尽是个社会名流、达官显贵，一般人是望而却步的。恋春明知道他去不起那种妓院，便扭着圆实的屁股叫劲地说，“那就上新

月楼去好了！他家可没听说有‘青果’……”

“没有‘青果’，我就要绿果、红果！”吕寒江不在乎地故意气她，一面把银元往兜里敛。老鸨一看红了眼，忙拦住，“唉，少爷，别走啊！逗嘴归逗嘴，别动真格的呀。”她杀猪不吹，蔫腿（退）了，满脸陪笑地说：“我给爷您叫个上等姐儿，到房里让她陪客，喝杯茶，歇歇腿儿……”

“若不是翠玉，就甭费话。”吕寒江索性抽身就往出走，还回头扔下两句话：“今天算我晦气！碰上你这个混帐老鸨。你记着，早晚有一天你会盼我来睡你家的翠玉，到那时就由不得你了！”便走了。送上门来的现大洋，没收进腰包，恋春既后悔又气恼，婊子翻脸不认人。于是改口说吕寒江不是想花钱来寻开心的，他是要在姐儿身上找便宜，就跺着脚，瞪起牛眼睛破口大骂。她那胖得圆圆的身子，如同拍起来的皮球弹跳着，见吕寒江已经走没了影，便愈起劲儿地手指着门儿嚷道：“你个出红差的！你个挨千刀的……”

“看把鸨妈气成这个样儿！啥事儿？”几个窑姐儿与龟奴凑过来问。老鸨子大概跟她们说了事情的原委。

“看他那姪拉巴叽的小样，还要摘‘青果’！”一个姐儿口是心非地帮腔儿贬斥，“翠玉若是见着他还不得烦死！”其实，她内心唯恐嫖客不把老鸨气个倒仰儿。

“看那穷酸相，就知道不是个肯花钱的主儿。”另一个说。

“再来，就给高桥指导官打电话，收拾收拾他。”一个龟奴也插嘴说，“一看就明白，他也是个欺软怕硬的手儿。若不找人治服他，兴许还来胡缠。”

老鸨子铺排大身地坐在椅子上，浑身胖肉的汗毛孔直往出浸汗珠儿。她手拿着把大蒲扇不住闲在扇，牛眼珠子轱辘来轱辘去地若有所思着。周围七嘴八舌地议论，扰得她心烦意乱。

“去去去！你们该干啥干啥去。别在我跟前耍贫嘴。”恋春停下蒲扇厉声喝斥着。

吕寒江哪成想，这一趟圈楼让他高兴而去，扫兴而归不说，更使他忍着难熬的苦痛。恋春那老鸨猴精却没识出马王爷的三只眼。这吕娃子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儿。他横竖要出在迎仙阁生的那口气。大凡这类事，他便会想到杨二生的头上。

“这些日子在哪儿发财呢？”吕寒江把杨二生找到自己寓所先逗他一句。

“别耍咱啦，我的吕老总，还发财呢！”杨二生哭笑不得地说，“整天倒腾几个烟泡儿卖，给老婆孩子赚碗稀粥喝。”

“派你个差使干不干？”

“老总的吩咐，哪敢不干。”

“你别他妈跟我贫嘴嘎舌的，不干找别人。”

“干，干。说吧，啥儿事？”

吕寒江当即向他面授机宜，并扔给他几块钱，“拿去，打酒喝吧。把事儿给我干利落。不然，回来我一定不饶你！”

这天，杨二生约了几个狐朋狗友日头还没落就赶到圈楼南面一家小酒馆儿，叫了几道菜，二斤老白干儿胡吃海塞了一顿。天刚一擦黑儿，趁着酒劲儿闯入了迎仙阁就开砸，见什么砸什么，门堂里的桌椅板凳、吧台屏风、茶壶茶碗……统统砸个稀巴烂，有些窑姐房子的门窗也给砸碎了。犹如老牛闯进瓷器店——唏哩哗啦。砸得大茶壶和老鸨愣眉愣眼的。他们砸红了眼，连龟奴和婆子们也给打翻在地。这几个小子手急眼快，干得麻利，顿时把个迎仙阁砸得一塌糊涂，里面不只有哭叫声，还传出噼噼啪啪的打砸声；门外聚集了好多看热闹的人，不时地大惊小怪道：“呀！那人被打倒了！”“唉哟，那人的头出血了！”“看，把那小子的衣裳都给撕破了！”等茶壶、老鸨省过神儿来，想给大叉杆儿高桥打电话，人已经翻墙越壁逃之夭夭，真是来无影去无踪，找谁去？白白挨了顿砸！

谁知，挨砸时，各房里的姐儿们都装作大哭大嚎地干咋呼，心里却解恨似的痛快；对面几家同行双喜楼、美玉班……有的伸

头探脑看热闹,有的幸灾乐祸龇牙笑,有的索兴拍手叫好!

老鸭子平日跟窑姐儿们都豪横惯了,怎能容得往眼睛里揉沙子。她跑出来,站在门口儿拍手打掌地蹦着高高儿冲着大伙和对门儿同行骂:“看热闹的就是盼着事态越大越好,杂种操的!不用你乐,等你养孩子没屁眼儿;你家明几个就招胡子抢,暴死红窑姐儿……”

恋春和她的男人大茶壶觉得事情出得挺蹊跷:各房的姐儿们和她都没得罪客人,怎么就会有来砸窑子呢?只是那天来了个少爷,窝囊他几句,也不至于砸呀;量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。清除砸碎的东西,修复损坏的家具、门窗,两三天也忙不完。这对各房的窑姐儿可是个难得的机会,可免除接客之苦,可以轻松、自在几天。

吕寒江听杨二生回来说,把迎仙阁砸个措手不及,堂门里的东西摔个稀巴烂。大茶壶和老鸭子都吓堆啦,屁不敢放,由着他们猛劲地砸!砸过瘾了就挠杠啦!心里觉得像大热天儿吃冰棍儿那么开心、痛快,很想再去迎仙阁会会那老帮子,还有一直想见见翠玉的机会是不可错过的。

这回,吕寒江特意穿上警狗子的衣服,带着肩牌儿,腰间右面别着带皮套的匣枪,左边挎着洋刀。由于个儿小刀长,拖拉地。他不得不用手提着刀把儿,仰着脖儿,挺着胸脯,骄傲地迈进迎仙阁的门坎儿。

“老总来啦?快请到里边喝茶。”坐吧台后面的老鸭子笑脸相迎,待吕寒江走到她跟前,恋春眯细着眼睛仔细一瞧:

“哟!这不是前几天来的那位少爷吗?原来是老总啊。”

“你还认识我?眼睛真独!”

“嗨,干啥的呀。干我们这行的,打眼一溜就没个忘!”老鸭暗想扒了皮认你瓢儿。她心里不由地犯起嘀咕:那天来找麻烦的几个地痞,能不能是他支使来的?俗话说,婬子心里三把刀,上回可是把他窝趄够呛……“老总,您叫哪位姐儿?还是先相

看相看。”老鸨眉开眼笑地热情接待。

“就叫翠玉。”口气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。

“那好，老总，您先坐下喝杯茶凉快凉快。”她让龟奴给客人斟茶，说：“翠儿说她身子不舒适，我去看看她好点没有。”说着，便往里面走去，浑身的肥肉臊子直颤连。

吕寒江解开领扣儿，喝着温茶，摇着扇子，得意地想：这老鸨子就是肉皮发紧，给她熟熟就好了不是！这次他咋捋顺调阳的了？人都是贱，非收拾不可……

恋春进了翠玉的房里，直接了当地说：“来了个警察，点名儿要你。我看这小子，一脚踩扁个窝头儿——不是张好饼。你要可劲儿给他灌米汤，把他灌得晕晕乎乎的，别跟他来真格的。他若是死缠着你，就把那玩艺给他使上……他若是多刺儿，有妈顶着……”嘱咐完，便扭着圆实大腩走了。

“哟，我说老总啊，您可真有艳福儿！我们翠玉好啦。她正候着您呢。呐，我送您去。”吕寒江撂下蒲扇高兴地跟在老鸨后面走。翠玉的房间虽然不大，却装潢得很优雅。床头一张小桌，摆着鲜花、壶碗、瓜子儿、水果，对面墙上供奉一尊神仙。

“翠玉，快出来接客！”老鸨喊道。

“唉——”，翠玉娇声娇气儿地应声挑开门帘打眼一看，竟是个没有三块豆腐高的矬子，拖拖拉拉地持个大洋刀，迈着“八字儿”步走进屋。让她不由地想起那句“癞蛤蟆挎洋刀——肋肋兵”的话。吕矬子一看，这小妞儿长得水灵鲜嫩，就很兴奋；再一瞧这环境宁静清雅，令人赏心悦目，不禁暗想：多花些钱也值！今几个在这儿美美地享受一宿，也不枉活一世。

“翠玉，好好给我伺候着客人！”老鸨瞥了她一眼，又朝吕寒江嘻笑着，“老总，这妞儿还小，不懂事，伺候不周到，就找我来收拾她！”

吕寒江见老鸨子走了，把洋刀摘下来立在床边儿，脱下上衣递给翠玉挂在衣架上，而后坐在床上，端起茶杯慢慢地饮着，眼

睛一面瞄着翠玉那匀称的小腰身儿。

“翠玉，你先给我唱个歌儿听吧。”婊子要求说。他一进屋，翠玉见了，就以为武二郎转世，心里觉着堵得慌，真是癞蛤蟆蹦脚面子——不咬人，恶人。这歌儿可怎么能唱得出来，行动不免迟缓一点儿。

“痛快些！叫你唱个歌儿还这么滞扭。”婊子神气十足，骂骂咧咧的，“别说叫你唱歌，老爷有钱，妈的买你的肉，喜欢哪块割哪块。”

“老总别动气，您得点一首啊，咱这就唱。”翠玉见他不点，便说，“那就唱个《花好月圆》吧。”翠玉低头摆弄自己的辫梢儿，清了清嗓子唱道：

浮云散，明月照人来，团圆美满今朝最。清浅池塘，鸳鸯戏水；红裳翠盖。并蒂莲开，双双对对，恩恩爱爱。这软风儿向着好花吹，柔情蜜意满人间。

这小妮子的娇喉圆润清脆。婊子听了感觉浑身都舒服，不禁夸奖：“歌儿唱得真甜！”

“有啥要求尽管说话。老总，大老远地来我屋里，是瞧着我啦。别说还花钱，就是没花钱，咱也得伺候您满意！”翠玉这甜美的话音，穿着藕荷色调衫儿，楚楚动人的小腰肢儿，撩拨得他心荡神驰，觉得这个雏儿还挺老辣。除了老鸨子教她娼家整套的技艺外，从打她进入迎仙阁，听说有些嫖客是很难伺候的，往往挑剔，找碴儿，无理取闹儿，甚至摔东西打人。有心计的她，为了使自己少吃些苦头，一有闲暇就钻进同堂姐儿们的房里去讨教。有一天，她到红姑娘倩婷屋去玩儿。倩婷问她，“你知道男人最怕女人什么吗？”翠玉听了这话感到茫然，瞪着眼珠儿无言以对。

“你这小杂种儿还嫩点儿呢！多跟姐姐们学着点儿。”正赶

上老鸽子恋春在倩婷的房里说话儿，插嘴教训着。

“男人怕女人有二：撒娇；流泪。”倩婷俨然像师傅教徒弟，瞅着翠玉说，“在男人身边若想玩得转，你先得摸透他的脾气秉性，看准火候儿，变着法儿地使用这两手儿就可以牵着男人的鼻子，叫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咱姐妹上刀山下火海……”翠玉睁大眼睛像听圣经似的那么专心致志。接着，倩婷那两只黑葡萄似的眸子一转，非常诡秘而自信地向翠玉传经送宝：“男人对女人是真心实意还是虚心假意，只要一留心就能试探出来。”

“好姐姐，快告诉我，怎么才能知道……”翠玉的眼睛突然一亮，惊喜地上前搂住倩婷，渴望听到。

倩婷见翠玉是那么诚恳又那么痴迷，伸着食指顺她鼻梁上拉一下骆驼，一笑说：“傻妮子，这还不知道？姐来教你。男人向女人的要求不外乎两个：一则‘情’，二是‘欲’。为情来的，会把女人视为祖宗，爱如宠物。一接近女人，心情就格外地紧张，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，不敢拿正眼看女人，说起话来也语无伦次。趁这个空儿，就该紧逼一步，主动跟他握手，若真对女人有心思，便会顿时热血沸腾，心跳加快，手心出汗。若是专为发泄兽欲而来的男人，那就只会用花言巧语，哄女人一时的开心，乖乖顺从。这种男人的手与他那颗心同样是不热的，手心自然不能有汗……”翠玉听了真是心服口服加佩服！

还真让吕寒江看对了。翠玉这个雏儿不仅老辣，对付形形色色的嫖客还很有些手段儿呢！吕寒江进屋只是与翠玉唠几句嗑儿，听个歌儿的工夫，就像多年的老相好似的不分彼此。翠玉一巴掌打开了他伸来拽她的手，溜到梳妆台跟前，嘻笑着也斜他一眼，说：“老总，您先别急，今儿个翠玉头一回伺候您，理应好好地捋伤捋伤，也是对您的恭敬。待我梳理打扮好了，陪您打哈逗趣儿。等到情浓……那才够味儿呢！像您这样急三火四地就睡了觉……不觉得亏了吗？”婊子一听，以为是这个理儿，忙回话儿，“就照你说的办。”翠玉暗想：你上钩了就好，先憋你个大

钱儿的再说。于是朝姪子递个媚眼儿，甜甜地一笑，说：“老总您坐等着，喝杯茶，待我梳梳头，擦点脂粉，就来陪您。”

“你可快点儿，翠玉。”姪子无可奈何地说着，便坐在床上拿出一支烟边抽着边看她梳妆。

翠玉端坐在梳妆台前，煞有介事地从抽屉里拿出胭粉盒、雪花膏瓶、口红盒、头油瓶、大大小小的木梳摆了一梳妆台，才对着镜子细细地梳头，几乎是一根头发一根头发地梳，梳完头，擦好了油，又一遍遍地往脸上抹脂粉，擦唇膏……翠玉冲着镜子偷偷地溜一眼，那吕姪子正苦着脸皱眉头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烟。等得他腻腻心烦，又不好动肝火。翠玉这一磨蹭，对吕老总巫山寻欢实在是大煞风景！这小妞儿耍了个手段，满以为姪子的欲火已经云消雾散。可没想到，他正欲火中烧，猛虎一般如饥似渴扑过来，翠玉急中生智，一摆手，说：“老总，再稍等片刻，解个手儿就来。”乘上厕所的时候，她偷偷地往自己那珍贵处抹上点儿药，大模大样儿的回来就伺候姪子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那家伙刚一沾边儿，里面的物儿眨眼工夫就泄了出来，连他整个身子都像面条似的，只顾呼呼地睡起大觉来。翠玉制伏了这条色狼，以胜利者愉悦的心情坐着品茶，一面在想：这“下马散”真见奇效！这个墨鱼肚子、河豚的肝，又黑又毒的老鸭子，真是满腹的坏水儿，难为她寻出这个损招儿。她又想，在“满洲国”这方“王道乐土”上，在这个龌龊的世界里，人与人之间不就是你坑我，我坑你吗？……

“醒醒，老总，醒醒。天都大亮了，您公务在身，该……”翠玉撼着他的身子召唤。

吕寒江坐起来，揉搓着惺忪的眼睛，一看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床上，忙不迭地边穿衣服边寻思不对劲儿，却又不知就里，如同王八掉进灶坑里，憋气又窝火。花笔大价码儿，跑这儿睡个觉。弄得似黄鼠狼烤火，毛干爪净，连吃早饭的钱都没剩……

翠玉自入娼门之后，与倩婷同病相怜，成了好姐妹。倩婷一

小父亲被胡子绑票，家里没钱赎，被撕了票。母亲奔走告官，死于胡子的黑枪下。她孤苦伶仃，流落街头讨饭。人贩子把她骗卖到妓院。命运把她俩的心连在一起，常常倚栏望月，伤心落泪，互相安慰。

一天，倩婷正在翠玉的房里闲聊，恋春像个母夜叉似的突然闯进来，恶狠狠地冲倩婷斥责：“喊你接客，屋里没人。你不务正业，到处闲逛，越来越不像话了！”

“我来了月经。”倩婷苦着脸，为难地央求，“妈妈，你就让我歇两天吧。”

“不行！还歇两天，一天也不行。”恋春横眉竖眼地叫起来，“女人谁没来过月经？那算个啥，就什么也不干了。你也太娇性了！”

“妈，我实在不能接了……你就宽限我一两天吧。”

“少废话，痛快地给我去接客！”老鸨拉下脸喝道。

倩婷一听，老鸨硬逼她去，便一头扑在翠玉的床上，伤心地哭泣起来。她，一晃给恋春这老鸨卖命好几年了，也算红过了一阵子的姐儿。当年，深得社会名流的赏识，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员、军人、商贾图她年轻貌美，不惜大把地绵羊票儿找她陪。老鸨从她身上得了无数的钱还是不满足。她不管人死活，眼睛盯的就是钱！翠玉见倩婷挺可怜的，都是女人，她体会来月经时的痛苦，若再接客会得病的，就向老鸨求情说：“妈妈，让姐姐歇歇吧，等以后多接两个客就补上了。”

“哟，你倒是怪会作人的啊！”恋春阴着脸，不是好声地叫起来：“那玩艺儿月月来，都得歇吗？她歇得起，我可歇不起。”接着，两手一掐腰，冲着翠玉跳起老虎神来：“我问问你，你们这些张口货，每天吃的喝的，穿的戴的，使的用的，哪样是大风刮来的？这一天从早晨开了门儿，缴租纳税，打点一些地方老爷们……这一笔笔的花销，钱从哪来？好哇，你们都一个鼻孔出气儿，联手对付我！我白疼了你，你个小狼崽子！你个小挨刀的！”